

朱鹮翔集汉江畔

梁真鹏



穿城而过。在城里上班的薛勤学利用闲暇时间，在城堤、江边、汉江大桥、黄洋河畔即可拍到水鸟。这里水质清澈、口味甘甜，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承担着“一江清水永续北上”的光荣使命和政治责任，京津等地的每10杯水里，就有6杯半来自安康。特别是在入冬季后，候鸟南飞，数万只普通秋沙鸭、赤麻鸭、斑头雁、渔鸥、普通鸬鹚以及骨顶鸡成群结队，或仁江边滩涂或在江中戏水，汉江简直就是“鸟的天堂”。

老薛经常会遇到河堤散步的人，有人问：“早上6点就看见你们蹲在江边，晚上你们还在河边，天这么热，你们在干嘛呢？”他回答说：“拍鸟！”“你们真吃得苦，拍鸟能赚钱吧？”“不赚钱，就是爱好！”“真佩服你们！拍到珍稀鸟儿，激动吗？”“比捡到元宝高兴！”

水鸟是最好的风向标，也是最公正的“生态环境评价师”，它的种群数量直接反映着汉江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水平。2007年早春，与汉中洋县最早发现“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一梁之隔，共饮一河水的陕汉县寨沟村，也已启动朱鹮人工培育并进行野化放飞实验。薛勤学忙不迭地赶往目的地，寨沟无寨，是沱泥湿的水田地，水田四周水草丰茂，林木如盖。他遇到县野生动物管理站高级工程师、拍鸟达人田宁朝，聆听这位同龄人细聊朱鹮的神秘话题。每遇国家元首首次访东南亚友好邻邦，小小朱鹮同大熊猫一样，也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朱鹮是“东方仙子”，“东方红宝石”，因其脸红、喙尖、双腿、翅膀内侧呈红色而得名。繁殖期时喙不断啄取颈部肌肉中分泌的灰色色素，涂抹到头部、颈部、上背和两翅羽毛上，使其变成灰黑色。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绿柳树，羽毛如剪色如染，远飞欲下双翅敛”，正是陕南好风景，最美人间四月天。清晨薄雾中的长安河畔，寨沟基地，三五成群的朱鹮翩翩而至，两位“鸟叔”拍摄到朱鹮喂食戏水、起飞落地的精彩画面。不禁感叹，这朱鹮虽是世界珍禽是吉祥鸟，分明就是文艺“愤青”嘛！您看它们鼓翼翔飞，翅膀下一道美丽的彩虹，多像顽皮的孩子，非粗非细不止，非美不食不非，非醜不饮，涉水在浅滩溪流、沼泽及稻田内，漫步觅食小鱼、蟹、蛙、螺和昆虫等，栖息筑巢在高大的梓树树冠。它们实行“一夫一妻制”，是动物界的忠贞“爱情鸟”，朱鹮鸟结成夫妻后，真正做到了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初心不改不离不弃。

3年前，薛勤学在汉江支流月河的蜡烛山脚下，发现了成群的朱鹮群像。连续3天拂晓前，他开车赶往河滩月河青草滩，只见三五成群的朱鹮先是一群黑点，渐渐颜色变白，从凤凰山

一个俯冲翩跹飞来，如一片祥云掠过，整个天空都被映红了。朱鹮在此低头觅食，嬉戏打闹，与白鹭、苍鹭、牛背鹭和河边吃草的水牛一道，呈现出了一幅相谐相生的自然画卷。傍晚时分，成群结队的30余只朱鹮才向南山的凤凰山飞去。

随着国家级保护动物朱鹮在汉阴县境内多个区域的频繁活动，汉阴建立了观音河湿地公园、龙垭背泥河、河池月河等朱鹮栖息区，对朱鹮繁衍生存进行监测保护，朱鹮成为这里的常客留鸟。月河缓缓流淌，沿途梅子铺镇月亮坝村，大同镇黄营村、联红村，恒口镇白鹭园，与“西北千岛湖”瀛湖上游流水镇杨家村，朱鹮常年栖息筑巢，攻城略地，徐徐从支流月河向浩淼的汉江延伸足迹。

3年前的8月19日，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安康城，像往常一样，薛勤学连续两个月都蹲守在江边拍摄白鹭，在东风黄洋河与汉江交汇的人口滩涂处，突然，他的眼睛一亮，沙渚上赫然现身夜鹭和朱鹮，朱鹮是一对，他一口气拍了3个多小时，直到朱鹮恋恋飞走。第二天早上6点半，他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站在同样的地点，又一次遇见到两只朱鹮悠哉乐哉地低头觅食。接连5天他都在这里拍摄到这对没有佩戴红志的东方神鸟。面对朱鹮奇姿安康城，他说：“朱鹮喜欢安静的环境，早上7点半之后晨练的人多，朱鹮受到惊扰就会飞走。”

今年4月26日，摄友们在汉阴县龙垭村发现一只受伤的朱鹮，其右侧翅膀受伤流血，遂进行简单的包扎并经县林业部门，专程送往宁陕县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救治。这样的救助年年都会遭遇，一个权威的数据显示，陕西朱鹮保护区今年累计救助朱鹮158只，多数为摄影达人圈所提供的第一救助资讯。

安康城区汉江边相继发现野生朱鹮，并已现身巴山腹地南向50公里外的平利县长安镇梁家桥村和岚皋县官元镇境内，制作的美篇成为网红。安康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江河溪流草木葳蕤，安康瀛湖几年前就惊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桃花水母，成为继四大国宝“朱鹮、大熊猫、羚牛和金丝猴”后又添加的一枚新国宝成员。林业部门的数据显示，陕西有朱鹮4100只，野生朱鹮2600只，呈现出以秦岭为中心，形成了以陕西、河南和浙江等多个省份，向四周扩散的趋势。它正在汉江流域向南渐近地挺进，会不会形成新的朱鹮迁徙走廊，开垦新的处女地呢？

而退休教师、拍鸟达人林俊礼，借助陕西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3年间，把所拍摄到的水鸟123种，新发现的朱鹮“近亲”彩鹮等5种水鸟，被《大自然》《森林与人类》《动物学杂志》等科普杂志和核心期刊，多次刊登转载。由林俊礼主编出版了图文并茂的《陕西汉江水鸟图志》一书，得到了中科院院士郑光美、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于晓平等著名专家教授的肯定与鼓励，填补了汉江水鸟研究参考性资料的空白。

是呀，拍鸟达人追求什么呢？他们追求鸟在各种环境中的生命全过程。最终目的就是朱鹮最美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去像保护眼睛一样来保护生态环境，真正实现新时代蓝天、碧水与净土和谐发展。

(照片系薛勤学提供)

11月的第一天，省市作家采风团一行10人就走进了秦巴明珠城市——安康。

一条汉江，横亘在安康，提携了巴山和秦岭，连接着南方与北方的水域。车子沿着汉江在早阳镇早包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江面宛如一条闪烁发光的碧绿绸带，缠绕在秦岭脚下。江水绿绿的，似乎有人为它披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面纱，我不敢大口呼吸，生怕一不小心吹破了它。阳光照在渔船犁过细碎波纹的江面上，既像给江面铺了一层闪闪发光的碎银，又像铺了一床绿缎。一只小木船悠闲自在地在飘在神滩窝子渡口的江面上，渔人撑着水橈唱着二黄小调，我能想象得到，他打的不是鱼，是幸福的岁月，是满足的日子。

如果说安康是镶在秦岭的一颗明珠，那早阳就是嵌在安康的一片星星，如果说早阳这片星星璀璨而耀眼，那陕西好人赵启成就是盘旋在早阳这片星星里夺目的一颗。

披着黑色的外套，穿着一件灰色的羊毛衫，一双赵路运动鞋，站在左湾村神滩河边的安置房楼下，赵启成远远地招呼着大家，用左手给大家递着烟，我看到写在他脸上的都是开心和幸福。

他说：十岁的女儿在早阳镇上小学，课本、学杂费都不用自己掏，中午还有饭吃。他和爱人在山上喂着10头肉猪，两头产崽的母猪，不算因病死去损失的那头母猪，今年收入肯定超过10万元。

赵启成说：席鸿冰书记总来看望他们，经常询问他们是否需要政府提供帮助，总是操心着他喂养出栏肉猪的销路。

他还说：现在党的政策很好，他和老婆吴丛霞两人虽然每人都有一只左手，但两个人加在一起也是一双手，不等不靠，不给国家添麻烦，贫困户的帽子戴着实在别扭、沉重。

20多岁时，赵启成离开了家乡安康，前往新疆，在一个煤矿打工，不幸右手受了重伤，因为未能及时治疗而坏死，最后不得不截肢。虽然缺少了一只手，但他身残志不残。这是他亲自告诉我们的。说这些话时，从他脸上看不出一点点的心酸和无奈。

在左湾村刘书记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十余人，徒步上山，到赵启成的养猪场去看看。

这条路坑坑洼洼很不平整，来回回的以“S”形绕着山体向上延伸。赵启成手上扛了一大蛇皮袋子黄豆，愈发显得瘦小。他看我穿着高跟鞋爬山，便让同行的美女老师拉我一把。在拐弯处休息时，他对我说：“你们关中人，把我们称山里人。说我们出门不是一根扁担，就是一个背篓，走路脚抬得很高，有时为了鼓劲，还大声喊号子……”

我因为上坡太费劲，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回过头，不好意思地对他笑了笑，算是道歉吧。

陡坡路窄，他一只手连牵车子也拉不成。往日里粮食呀、饲料呀、蔬菜呀，一应日用品只能靠扁担挑、竹篓背。有一年冬天下雪结冰路滑，他背着一篓红薯上山，不小心摔倒了。一个人一只手实在扛70多斤的筐子背不起来。忍着伤痛和寒冷，硬是坐在半山腰等着。老婆在山上“家里”咋样都等不到他，就找一根木棍来找了，这才把他连拉带拽地扶起来。夫妻二人满身都是雪和泥，四目相视，尽是泪水，哭过后，又互相搀扶着向山顶爬去……

我因为上坡太费劲，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回过头，不好意思地对他笑了笑，算是道歉吧。

陡坡路窄，他一只手连牵车子也拉不成。往日里粮食呀、饲料呀、蔬菜呀，一应日用品只能靠扁担挑、竹篓背。有一年冬天下雪结冰路滑，他背着一篓红薯上山，不小心摔倒了。一个人一只手实在扛70多斤的筐子背不起来。忍着伤痛和寒冷，硬是坐在半山腰等着。老婆在山上“家里”咋样都等不到他，就找一根木棍来找了，这才把他连拉带拽地扶起来。夫妻二人满身都是雪和泥，四目相视，尽是泪水，哭过后，又互相搀扶着向山顶爬去……

肚子不叫就是福

陈力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过：“从来没有一个例子能证明好话能安慰饥饿的胃。”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看来，饥饿来矣，无论伟人，还是凡人，都无法抵抗。听母亲说，吃“大锅灶”的时候，有一次她和我大姨两个人将全家五口人的中午饭（掺着野菜、的稀玉米糊糊）一扫而光，其他三个人整个下午只好饿着肚子。还听她讲，和爷爷奶妈分家的时候，主粮奇缺，整天靠吃红薯维生，还要给我喂奶，整天心里空落落的，常常觉得上气不接下气。日子越过越好，但我还要说自己饿过不少肚子，并且还有很多深刻的印象。很多人说摇头表示不信，85后的人还吃过这些苦头？当然，和母亲她们的饥饿相比，一是饿的时间没那么长，二是饿的程度没那么深。我经历的饥饿，算是“短饿”和“小饿”。

我老家到上学的村小，走路要近两个小时，清早天刚擦亮就要从家里走，傍晚天黑后才能回家。勤劳的母亲害怕我上学饿肚子，每天起老早给我做饭吃，然后再让我带上一块饼中午吃。有的小孩子就没这么幸运，到校前没吃晚饭，中午也没带吃的，一直饿到傍晚回家。上一年级的时候，同班一个同学中午由于饥饿，犯了低血糖，当时快退休的老校长杨孝宜得知后，把自己的中午饭让给孩子吃，还给孩子泡了一杯红糖水，原本身体也不大好的老校长饿了一天，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那单薄的身影至今仍浮现在眼前。

周内还好，周末我就会饿肚子了。家里喂着大肥猪，这是一家人一年到头吃肉和吃油的指望，母亲喂得格外精心。每天早上，先花很长时间打猪草、洗猪草、熬猪食，我得饿很长时间等饭吃，对母亲先喂猪再“喂人”的做法，我当时心里一肚子委屈，甚至觉得猪比自己重要！除了周末，家里来人来的时候，我也会饿肚子。母亲费心做了一桌子好饭菜，但客人为贵，等到客人吃完了，我才能坐下来吃。父母不停劝客人多吃点，但在一旁的我却偷偷地盯着桌上的菜饭，自己心里默默祈祷：你们可要少吃点，给我留一点！

能解决温饱就已经不错了，零食更是难得的奢望。能吃上一包“月亮”牌干吃面，就能高兴上一整天，旁边的小伙伴满是羡慕的目光，关系特别好的，才给掰一点儿分享。每次瓜子吃上一两，麻辣片一毛钱一片，也是很久才能吃上一毛的，水果糖含在嘴里，慢慢化，慢慢品，如果不留神滑进喉咙，会后悔半天。清楚记得有一次，我和三个小伙伴一起到商店买文具，还剩下了一毛钱，买了两颗奶糖（说是奶糖，其实就是有香味添加剂的果胶）。最后，在漏风的教室里，四个打着哆嗦的小孩用沾着黑色铅笔芯粉末的铅笔刀分割着两颗瘦小的奶糖。一次过过，母亲刚从油锅里捞起馓子，我就往嘴里塞，烫得滋滋一声，嘴巴疼了好几天。能吃上水果也不容易，常听人说果核扔在地里，能长出果出来。每次精挑细选房前屋后的肥沃地块把果核埋下，梦想能果树成林而大饱口福，最终还是落了空。

上初中的时候住校，从家里带咸菜，学校做的大锅饭是夹生的，而且只有丝丝余温。睡的是大通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再难，还得过啊，穷日子得靠自己改变啊……

我们来到他夫妻二人经营了多年的猪场。一排五间红砖房，是他俩花了3个月时间，一块砖一块砖背上的，又一块一块垒起来的。一溜水泥猪舍，也是他们夫妻二人一砖一砖建起来的。一行人坐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水泥院子里，天空一样如洗，好像蓝宝石一样，蓝得要命。一团团白云像弹好的棉花，飘浮在空中，慢慢地悠悠着。

赵启成的秋收，是写在他挂满木棍上金灿灿的玉米穗子上的；

他的秋收，是盛在他晒在砖堆上金灿灿的菊花蒲蓝里的；

他的秋收，是装在他“家里”又红又圆的红薯山堆里的；

他的秋收，是映在他被岁月印满褶皱但不畏艰难的古铜色脸上笑容里的。

花鼓打起来，民歌唱起来，欢快的笑声荡漾在山谷间。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圈里的肥猪哼哼叽叽，吃得饱饱的芦花公鸡追逐着大红冠子母鸡，院畔冒着热气煮红薯的铁锅滋滋地响着，一缕缕香气随风飘来。看我盯着一大锅蒸红薯正在发呆，赵启成的老婆吴丛霞走过来，说：“这是喂猪用的。如果生吃，不但拉肚子，营养还不能完全吸收。”

乖乖啊，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眼睛瞪得老大，赵启成家种猪的红薯，不但是他们夫妻二人施农家肥亲自种植的无公害，无污染食材，喂猪时还得洗去泥巴，煮熟了再给猪吃。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千枝万枝的红叶，愈是远观，愈红艳。远远看去，就像火焰在山涧滚动一样。眼前大山间遮蔽蕤蕤的灌木丛，层层叠叠，茱萸乳白，红叶漫坡，菊花伸着黄黄的脑袋迎风摇摆，一副秋色饱满的油画铺展在面前。

秋风微动，凉丝丝的，温软地抚摸着人面，吹拂着花草树木。深黄的橡树叶逐渐稀疏，在秋色里显示着它的孤独，眼前的赵启成和它一样，也是那种不需要任何点缀和装饰的洒脱，还有那超脱世俗的坚毅与安乐。

纯洁的，红透满山的黄桷树叶，正如赵启成那一尘不染的明镜般赤子的心，那岁月如歌的温婉心境，经受着一年又一年岁月的磨砺、寒暑的敲击。他坚强如面前的大山。日子的艰难困苦，生活的惊涛骇浪，他从容如磐。时间的年轮向他诉说着过往的心酸和无奈，然而，他倔强地与命运抗争着，心中的那团火焰总是在尽情地燃烧，凝聚着满腔的激情，保持着自信与不屈。

他，赵启成，如一棵生长在秦巴山上的大树饱蘸季节的风霜雪月，坚韧、乐观与执著，满怀豪情地绽放着生命的绚丽画卷。

铺，一个宿舍挤进36个人，吃饭的时候站不下，端在宿舍外面吃。冬天，吃着冷饭，吹着冷风，能凉透心。最难受的是，紧挨着宿舍住着一位老师一家三口，煮肉的香味儿飘到宿舍，不由得深吸几口气。上高中时，饭菜都在食堂买着吃。大份三块，小份两块，正长身体，饭量特大，大份都不够吃，钱也没有宽裕的，不少时间心里都是空荡荡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一个舍友神秘地告诉我一个诀窍：先要两个两块钱小份的，然后再出一块钱加菜加饭，绝对比直接要三块钱大份的分量要多。还真要感谢他的诀窍，高中免受饿肚子之苦。上了大学，学校食堂物美价廉，温饱不成问题，偶尔也在吃上奔小康。师大后门的翠华路上，有个小川菜馆，我和同宿舍的一个重庆同学，每人出十块钱，两荤两素一个汤，能吃个肚儿圆。

工作后，有两次饿肚子的经历比较“有趣”。一次和一位同事下乡，错过饭点，两人都得前胸贴后背，到了一家家户，主人家说是给做饭吃，我那同事肚子饿还面子，指着我说：“那好嘛。这个小陈饿得很！”最后，他自己狼吞虎咽，比我吃得多！这家伙，够“狡猾”，但一想自己也肚儿圆了，也就不再怪他了。还有一次，一个作家老师来县里采风，吃饭的时候忙着寒暄应酬，满桌子的饭菜，最终却腹中空空。正欲扫兴走出餐厅，作家老师却拉住我，让我等他一下。其他人也走了，他才说：“我肚子还饿着，还想再吃点，你陪下我！”可把我乐坏了，趁机填饱自己。要不是作家老师实在，自己又白饿了一回！

饿过肚子，就怕饿肚子，也就格外心疼和珍视食物。一粥一饭，来自血汗！吃饭的时候，如果菜夹不小心掉在桌上，自己会立即再夹起来吃掉。有段时间，自己也面子作祟，不小心夹掉了，会用餐巾纸包着处理浪费掉。有一次，和一部长者一起吃饭，发现他自然而然地把夹在桌上的菜吃掉。心里一阵羞愧，自己还是忘不了“不！该！不！该！”

刘半农在文章《饿》的开头写到：“他饿了；他静悄悄地立在门口；他也不想什么，只是没精打采，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场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气力，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看罢。”刚读罢便泪，后面的文字不忍心读下去。“天地良心，珍食莫惜。”肚子不叫，本就是难得的幸福！时时应感恩和珍惜。



立秋刚过，天空通透湛蓝像水洗一样洁净，一群亮白的朱鹮抖落暑热的烦闷，翔集在汉阴县城解放村月河滩上，有摄影达人抓拍到了这十余只野生朱鹮。河湾碧水红荷，石砌木衣箩，浅浅的沙滩，鹅卵石堆成的河滩，青葱般的草滩上，朱鹮惬意而舒适地上下翻飞，追逐嬉戏，捕食昆虫，无拘无束，人与自然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态图景。

朱鹮惊现汉阴县城边，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让远在成都照料外孙女的薛勤学兴奋不已，想回老家安康，追寻汉阴县城边的这群神鸟，是如何渐行渐近地“侵入”到月河岸边的恬静小城。

翌日凌晨，薛勤学即驱车直达汉阴县城郊。当他第一眼看到闲庭信步的这群朱鹮时，竟呆愣了好半天。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去河边洗掉一路的尘埃，没有习惯性支起三脚架，熟练地安装上600毫米长镜头。他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呵呵，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朱鹮这家伙已经越来越喜欢凑热闹！

只见这群朱鹮洁白的羽毛，艳红头冠和黑色长嘴，加上细长的双脚，它们时而在天空滑翔，在高楼和人群间翩跹；时而在草滩低头觅食，漾起一层层水波涟漪；时而在一起窃窃私语，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情话。清水流动，在阳光的映照下跳动着欢快的乐曲，朱鹮在乐曲的伴奏下，踏着浅流款款起舞。老薛情不自禁地从汽车的后备箱里取出三脚架，伸长脚架，将相机固定，装上长焦镜头，拧紧旋钮，转动云台，这些宝石一样的神鸟时时刻映入镜头中。长喙，长腿，一身冰清玉洁，面颊像抹了胭脂，羽毛丰盈如玉兰般饱满。多么熟悉的身影呀，总是越看越令人喜爱，越欣赏越让人着迷。

老薛学摄影有年头矣，始学拍风光拍人像拍微距，几年下来几乎把各类题材玩了个遍，一个偶然的机遇遇见了拍鸟的人，用别人的设备尝试拍了一下，鸟儿灵动，感觉“好玩”，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遂迅速加入拍到鸟达人的行列。

安康北枕秦岭、南靠巴山，汉水横贯东西

小车沿着“之”字形山路正在爬行，对面山崖上忽然出现一堵用石头垒成的墙壁，我忙喊：“停，停，那儿好像有一座石头房子……”陪同我们的汉滨区文联干部张玉龙说：“是呀，200多年前的老房子，要不，咱们一起去看看。”于是，司机把车停在公路边的转弯处。

跟随我们一同采风的还有安康电视台两名美女记者。大家跳过公路下边的小溪，沿着一条茅草路向沟里边走去，透过青翠碧绿的竹园，看到了悬在半山腰的石头房子。房子前边的平台上站着一个女人，张玉龙扬起右手喊道：“老人家，能到你们家看看吗？”

女主人用安康当地话回答我们：“行啊，欢迎你们！”一条茅草小路把我们引向那座石头房院子。站到石墙脚下，人仰面朝天望去，只见房顶巍峨乎壮观乎，直通到蓝天白云之间，我心中蓦地生出一种敬仰的感觉。

山墙外边砌了一道石梯，是通往石头房院子的唯一道路。石梯约呈40度斜坡，宽一米五左右，用石板压石板一层一层垒上去，行人像爬天梯一样，只能慢慢地攀登。石头的边沿早被历史的烟云磨得没了棱角，上面长满了绿苔，夹缝中生出几株尺把长的蕨类植物，显得极度的沧桑。刚走到“天梯”尽头，女主人就和我们打招呼：“辛苦你们了，到家里里坐坐。”

女主人与我们一握手。我这才发现她是位非常漂亮的老大妈，忙问：“您贵姓？”

“免贵，姓张。夫家姓陈。”

“您高寿？”

“不高(寿)，80岁了。”

啊！她能有80岁吗？红光满面的，留一头齐耳短发，脸上没有一丝皱纹。上身下身的衣服不宽不窄，非常合体。我看她顶多60岁，可她说，20岁那年结婚来到这个石头小院，如今60多年了，我不得不为这座大山深处的生态环境大唱赞歌，无污染的绿色食品，把一个本应是老态龙钟的妇人却变成中年妇女！

我们一行来到“凹”字形的小院里，环顾四周，只见左右两侧是石头砌墙、石板盖顶的两座厦房，只有门窗是木头做成的。厦房连着一座形体稍高一点的正屋，也就是上房。主人介绍说，这上房前边设有访堂，和城里人说的客厅差不多。于是，我们被主人邀请到了访堂。访堂正中摆一条旧沙发，靠背上的上人造革有些破损。左侧墙壁上挂着几张玻璃框，里面贴满了上个世纪全家人的照片。主人说，中间穿志愿军服装那个帅小伙就是他的爱人，朝鲜战争结束，复员回了老家。我忽然对她这个家庭多了一份尊重。

“在‘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前，你们家是什么成分？”我问。

她笑了笑说：“大成分，地主。”

我们一行人都笑了。

访堂的右侧有一扇小门，走进来，原是女主人的卧室。她摆着两手说：“不好意思，里面太乱了，让你们笑话。”

“居家过日子，都是这样，不必谦虚。”旬阳那位美女作家说。女主人向我们解释，她和其他老妇人一样，跟着儿女进城了，不常回家。她的女儿由陕西师大毕业，在西安某大学教书，儿子是个公务员，也在安康某机关上班，孙子、重孙子一大堆，除了逢年过节，都不回家，即使回家，都去了他们新建的楼房屋，很少有人上这石头小院来。唯有她舍不得这儿，在访堂后面留了一张木床，住不上三两天，子孙们又打电话，催着催着把她用小车载

石头小院

孙兴盛

